

在巴黎待了十年，总还是有些隔，说不清为什么。家四周用欧洲的城市命名的十多条街道是熟悉的，每条街道上的店铺也是熟悉的。摆着三百六十个品种的奶酪店、古法烘烤的面包房、店中央竖着大木桶的红酒铺、播着歌剧的小意大利餐厅、琳琅满目的乐器行、总是排着长队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小剧院、鲜花铺满了门外空地的大花房、火车不断地停留又不断出发的圣拉扎尔火车站……然而每次回到家中，就又像回到一个孤岛上，瞬间和周围的一切失去了联系。像有一把锋利的剪刀，粗暴地把我剪成了一个影子，把我扔在了漫长无边的黑夜之中。

我总要在午夜之后才能入睡，这时候，家乡的天已经亮了。父亲在家里装了两个摄像头，一个朝着门外的院子 and 园田，一个朝着家里的客厅。我在每晚的入睡之前，总要打开手机，往这万里之外的家中看一看。母亲已经起床了，我听得到她在厨房里忙碌的声音。她不时地往



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如期而至。以前奔赴书展，是源于图书资源少，购买渠道窄，人们无法在平日获取更多的书讯。如今的赴约，却是为了走出精准的“算法”推送，获得专业且广泛的推介。不同时代，上海书展都会有独特的价值所在。

大数据时代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大家享受着其带来的高效与便利，也渐渐地，在算法中将思维囚禁。读书生活也受此影响，无法走出算法的推荐，终受困于数字的城堡，将自我设限。幸好，我们的城市还有一年一度的大型书展，这让奔波于都市快节奏生活的人们，放慢脚步，拓宽视野，做出更多的阅读选择。

我家小儿从小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氛围来源于家庭。但是作为父母，我们也具有自身的阅读局限，如果一味以自己的喜好为他推荐书目，无异于让他在我们的“算法”牢笼中打转。与其“圈养”式供给，不如“放养”式“觅食”。上海书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让小儿在“书海”中任意遨游，肆意撒欢，尽情享受。正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共雷”“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小朋友在广阔的图书世界中能真正发掘自己的阅读偏好，或许只是瞬间的喜悦，抑或成为永恒的兴趣，但精神愉悦会触发他们内心的澎湃，影响一生。

去年的上海书展前夕，我们全家刚从敦煌游玩返沪。我与妻子对敦煌文化了解甚少，但小儿参观敦煌莫高窟之后备受震撼，于当地即购买了李焯芬教授与李美贤女士所著的《敦煌故事》，一路如饥似渴地阅读。因此，当他踏入去年上海书展中华书局展区时，一下子便被镌刻在暗红色封皮上的七个烫金色大字——“满世界寻找敦煌”所深深地吸引。他肉肉嘟嘟的小手翻动着这本图书，虽然阅读每一页都花费了很长时间，但文字的厚重并没有让其望而却步，反而让他更为专注，犹如在戈壁沙滩徒步踏下的一个个扎实脚印那般坚定。看着他的迷恋，我们便从书展上买回了此书。那段时间，小儿终日捧着

故乡的回响

申赋渔

“家来吃饭啊——”母亲在屋檐底下喊。

“噢——”父亲把瓢“咚”地一声丢进空水桶。

这是父亲和母亲每天早晨的日常。当父亲进屋之后，外面翠绿的园田里，突然传来满嘴的鸟鸣声，如同潮水一般，立即淹没了我在巴黎的这间小屋。我把手机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只觉得满心的平静和喜悦。我突然明白，我与巴黎的隔，是因为这里听不到我所熟悉的欢畅的鸟鸣。我的故乡鸟儿们的鸣叫，清晰婉转，富有层次，没有丝毫杂乱。一些在问答和攀谈，一些在无所顾忌地倾诉，一些在快活甜蜜地唱和。杜鹃、树莺、鹁鸪、斑鸠、山雀、白头翁、黄鹂和乌鸫，把它们平凡、简

有句老话叫“少见多怪”，时常挂在嘴边的，着实道出了“少见”与“多怪”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现象、一事物，没见过或是少见到，才会觉得奇怪，见过或是见多了，则“见怪不怪”。事实上，你觉得怪与不怪，它就在那里——局外人才会“见怪”，个中人浑然不觉，“怪”不过是对你成见的颠覆而已。到异地或者异国，经常就有这样的颠覆，也是一个完成从少见多怪到不以为怪的过程。十几年前我到法国，首先对“饭”与“菜”的概念即有一个



疏旷远淡

（中国画）王小鹰

温暖了。我不只是回到了家乡，而且回到了童年、少年。我赤着脚在田野里狂奔，脚下是凉凉的露水，脸上是乡野里的风，到处都是庄稼、野草和树木的味道。我在小学围墙外的竹园里和小伙伴们翻着筋斗，在家门口的小河里摸着河蚌，在高中小树林里和晨读的女生擦肩而过，在家乡麦田的中央，衔着草秸，仰面发呆。在这所有的场景之中，总有鸟儿的欢鸣。它们在我快乐、痛苦或者悲伤的时候，陪伴我、抚慰我、守护我。当我在巴黎的午夜时分，听到家乡的鸟鸣之时，毫无情由地，眼睛里竟然噙满了泪水。

鸟儿们停在家门口的树上，却像是把我围在了中间，把我带了回去。不只是我回到了父亲和母亲的身旁，又让我回到了几十年来再没有见过的乡邻、老师、同学和朋友们的身边。我以为我已经忘了他们的样子，以为不会再记得他们的名字，可是鸟儿唤醒了一切。我可在这鸟鸣声中默默地流着泪，看着父亲开始了八段锦的早操，母亲又去细心地照看她的青椒、茄子、扁豆、黄瓜和青菜。母亲大概又把它们当成了幼时的我或者幼时的我的女儿。她那么小心翼翼，那么细致入微。我怕会累着她的腰，可是又不忍心在摄像头里喊她。我怕惊扰了她，又怕打破了寄托着她深情的美好一起来。鸟儿们的声音大了起来，像是要告诉我什么，又像是要告诉她什么。母亲直起了腰，四处张望着，什么也没有，她又弯下腰去。

暑假回来，我去老家看父亲和母亲。母亲又去地里摘了一篮子的青椒、茄子和黄瓜，塞到我的车里，我没有像往年那样拒绝。她又从厨房里拿来一袋玉米粉，让我带到法国。其实我已经在巴黎的开始对旧书网及二手书店充满遐想，一直期待在旧书堆的扉页上发现那意想不到的收获。

当我们踏入今年上海书展序馆时，也惊喜地发现了一个新版块“旧书新知”。上海旧书店、中国书店、毛边书局、西安古旧书店、天津市古籍书店、南京复兴书店也躬逢其盛，带来了诸多古旧书籍供广大读者挑选。在中国书店的摊位，我发现了一本出版于1988年6月的《中国报纸的副刊》。一向对纸媒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我初次发现这样一本对报纸副刊的性质、任务、特点等进行综合性论述的书籍，于是习惯性拿出了手机，在旧书网上进行着书籍品相与价格的比较。不想在这时，另一位书友也拿起了此书品读了起来。我只得暗自抱怨起自己的“盲目轻敌”，同时暗中观察，“守候伏击”。没过几分钟，警报解除，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起了这本旧书结账落袋。虽然，要想在这些专业古旧书店的摊位上拉漏旧书扉页上的意外之喜绝无可能，但旧书会有一种灵性使“她”与书友相遇。有些书很难通过大数据进行精准推送，只有线下的大型“见面会”才会发现书籍搜索的盲区。

走出“算法”，前往百花齐放的阅读盛宴，这里就是上海书展。

十日谈

看，也是看人，看热闹。你还有那股书之展，人之约热乎劲儿，说明你还未老。

责编：郭影

“饭”的加法 余斌

大的颠覆，因我们当“菜”的土豆他们经常当主食，我们绝对以“饭”视之的米，他们又拿去当拌色拉的原料。

照说韩国饮食应该不像西餐那样对我辈构成重大挑战，一则是食稻米的国度，二则这里不像东南亚，有那么些特别的香料。何况这些年大城市里各国美食轮番登场，南京的韩国餐厅早已遍地开花，学校的食堂里也石锅拌饭起来了，来韩国我甚至对饮食上已然一无稀奇览胜的期待。

没想到还是有新鲜可看。比如用餐时的主食并举。

第一次领教其实是在南京一家叫“摩休敦那”主打年糕的韩式小馆。其时奶酪尚未在非西餐饮食中大举渗透，它家的火锅里有，我是奔这个去的。长圆条的韩式年糕浴在韩式辣酱制造的红汤里，上覆一层奶酪丝，与我们汤年糕、炒年糕比起来，当然别是一调。奇的是最后又下了块方便面进去。我们的习惯，不拘汤年糕、炒年糕，吃年糕便是吃年糕，若是火锅里年糕不够吃，再来一份便是，好比吃饭一碗不够再添一碗，跑出面条来，算哪一出？节外生枝嘛。但那回重心在领教年糕与奶酪的混搭，且店名叫“摩休敦那”，透着洋味儿，没准是店家故意不按牌理出牌，就让你新鲜个够，也未可知。

到了韩国才知道，不仅年糕和面条，面条和米饭，米饭和年糕，也可以并举，主食上搞叠加，敢情是人家的常态。为猎奇去尝个新鲜

这两天，我收到了一条某电信运营商的短信，声称只需一分钱就能办理优酷会员体验包。我一时没细看，便随手点了进去。谁知，短信瞬间弹出：“首月即时生效，次月恢复19.9元/月，合约期两个月。”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掉进了商家精心设计的文字陷阱。赶紧拨打客服电话要求取消，客服却告诉我说，现在退订可以，但得先支付19.9元。一分钱没省着，倒先搭进去二十元。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这件事让我联想起最近的另一个糟心体验。以前追剧时，手机可以直接投屏到电视上，可突然有一天，屏幕上弹出提示：“普通会员不支持大屏，需升级为‘特别会员’。”这就好比买了门票，还得另买座位。如今，视频平台还玩起了“会员分层”，套中套层层叠叠，想看个大屏爽剧，竟如同闯关一般。

这还不算什么，父母踩的坑才让人心疼。记得多年前，他们退休后常被“免费领鸡蛋、粮油”吸引，参加完“健康讲座”，就抱回一堆号称“根治百病”的保健床垫、治疗仪、保健品，花了几万块却毫无用处。后来，他们又被“免费泰国游”和“年化10%收益”的诱惑，以及“周围好友都买了”的鼓动，把几十万元养老钱投进了集资项目。投了两三年，起初如期兑付，最后却血本无归。老两口提起这事，至今仍唉声叹气。

和朋友聊起这些“坑”，才发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有人说父母每天刷手

一家阿拉伯超市找到了玉米粉，我仍然快活地收下。母亲很高兴。她有些茫然地站着，想着还能给我带些什么，可是她一时想不起来。父亲说：“荞面，还有荞面。”母亲又去拿荞麦面。

告别父母之后，我匆忙去了县城，我要去给泰兴中学的同学做一场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故乡让我走向远方》，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走出自己的故乡。走得越远，故乡反而离自己越近。讲座结束后，我站在礼堂的门口，等着同学们散场离去。800多位同学，一一从我面前走过。他们说说笑笑，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无遮无挡的



和一日三餐的吃饭，感觉是不一样的，前者就为那点新异，见了“怪”也不以为意，即至当作常态来接受，不免就“少见多怪”起来。街边的辣炒年糕，又或冷面什么的，不算，那是小吃，吃完拉倒——我说的是正经吃饭。我没在韩国人家里做过客，不知就里，不过学校食堂应该能反映“家常”的一面吧？韩国的学校食堂，例行套餐制，中餐和午餐，几乎每次，我取到的都是两种以上的“饭”。比如米饭之外，搭一份荞麦面条；比如泡菜炒饭，外加一个迷你你的热狗；比如米饭、面条之外，又有一份辣炒年糕……年糕也就罢了，因我发现在韩国，辣炒年糕是可以定位为“菜”的，火锅年糕里它是与蔬菜、肉类一起下去，以“程序正义”而论，最后下去的面条或泡的米饭，才算主食，年糕岂不就该属于“菜”的范畴？（在东大门吃“一只鸡”，也是先下年糕在鸡汤里，最后才是面条下去，那个值得做专题，且表过不提。）但面条、米饭并举，炒饭再来热狗是什么情况？我们吃粥时必有干粮，那是吃稀，吃干就得另说了。

当然我这还是少见多怪，谁规定只有稀饭、馒头的搭配，不能有其他？说起来我所食者，也符合干湿搭配的原则：我就没见过干饭搭炒面的。这么一想，好奇心就转向另一面——数“饭”并举，宜有主次之分，分出主次，也就定位了哪一样是终极的“饭”。韩国朋友不假思索板上钉钉道：“当然是米饭啊！”果然，从量上看，其他都是为辅，且其他都必是有味道的，米饭才可能是“白饭”，汤面就可当汤喝，居于“下饭”的位置。

毕竟是稻米的国度，只要有米饭在场，那就是“天王盖地虎”的性质，其他种种，都“降格”为“菜”了。

机，被“看广告赚钱”吸引，要不是不知不觉买了一堆名不副实的东西，要不就是话费无形中多了许多；有人说家里老人沉迷电视购物，买的“特价商品”大多闲置；还有人说为了在购物节上凑单买件大衣，算优惠算到头疼，最后也没便宜多少；有人说亲戚被“以房养老”骗走了房产证，苦不堪言；还有人苦衷自己号称专业人士，却也曾被P2P“低门槛高收益”迷惑，损失惨重。朋友的话道出了不少人的无奈。

如今，国家对消费者权益保护非常重视，完善了法律，推广了反诈App，开展了各种宣传活动，但各种蒙人的套路仍屡禁不止。移动业务的“一分钱陷阱”、商家的“数学式满减”、骗子的“熟人背书”……这些套路摸透了人们贪小便宜、随大流的心理。

说到底，商家若能把套路换成诚意，监管能把漏洞补成护栏，我们又何须活得如此警惕？就像母亲现在挂在嘴边的：“买的不如卖的精，但至少别让贪小便宜变成吃大亏。”这句话朴素，却比任何反诈App都管用。希望商家多些诚信，把优惠明明白白摆出来；也盼监管严惩那些玩套路的不法分子。如今看着母亲接到推销电话就立刻挂断，父亲消费时索要小票，既觉欣慰又感心酸。在这个算法比儿女更了解父母喜好的时代，或许我们该做的，是像小时候他们教我们认钱一样，耐心地帮他们识别这些披着羊皮的消费陷阱。

笑容。他们意气风发，每一个都信心满满，看不到一丝的迷惘。他们就要高飞而去了，就要离开我们的家乡。在他们的身上，我听到了鸟儿的欢鸣，热烈地回响在故乡的上空。我被他们年轻的、带着稚气的脸深深地打动。我如此想念我的故乡，是因为我对故乡有着极为美好的想象。而他们，而此刻，正是我想象中的美好的故乡的样子。我多希望未来总是晴空万里，他们每一个都能扶摇而上九万里。我就想，我如果能置身于这群即将高飞的鸟儿们之间就好了，我会告诉他们乌云和闪电，他们会带我飞往更远的远方。如

果父亲和母亲知道我能变成一只鸟儿就好了，他们站在屋门口的院子里，一抬头，就能看到我，就能听到我的鸣叫，就不会因为思念而伤心难过。如果我只是一只鸟儿就好了，在我飞得累了的时候，我就又回到我老屋的屋檐底下，回到我老家门外的树枝之上，无忧无虑地，在父亲和母亲的旁边，用家乡的话，唱着家乡的歌。

可是，如果是鸟儿，鸟儿就总要离开它的父亲和母亲。那些如潮水般的鸟鸣里，也许就有孩子的简单告别和母亲没日没夜的思念。只要是灵魂，就都长有翅膀。只要想飞翔，就会有悲伤。唯一能够抚慰伤痛的，只有故乡。